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布朗神父
探案全集¹⁴

〔英〕G. K. 切斯特顿——著

邵文实 王爱松——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BULANG SHENFU TANAN QUANJI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布朗神父
探案全集 ①

【英】G. K. 切斯特顿 —— 著

邵文实 王爱松 ——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 (英) G.K. 切斯特顿著; 邵文实, 王爱松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29-5499-5

I. ①布… II. ①G… ②邵… ③王…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
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5009 号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英] G.K. 切斯特顿 著 邵文实 王爱松 译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26.75 插页 /8
字 数 80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499-5
定 价 128.00 元 (上、下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下册)

布朗神父的怀疑

布朗神父的复活.....	378
天堂之箭.....	394
狗的启示.....	417
新月大厦的奇迹.....	436
金十字架的诅咒.....	458
翼剑.....	481
达纳维家的厄运.....	501
吉迪恩·怀斯的鬼魂.....	524

布朗神父的秘密

布朗神父的秘密.....	544
治安官的镜子.....	552
有两副胡须的人.....	569
飞鱼之歌.....	587
演员与不在现场的证据.....	604
消失的范德雷.....	621
世界上最恶劣的罪行.....	638
梅鲁的红月亮.....	653
马恩的主忏者.....	669
弗兰博的秘密.....	689

布朗神父的丑闻

布朗神父的丑闻.....	696
快饮者.....	711
书的冲击波.....	731
绿人.....	744
蓝先生的追逐.....	761

罪行	777
针尖	794
无法解决的难题.....	813
乡村吸血鬼	829

❖ 布朗神父的怀疑 ❖

布朗神父的复活

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布朗神父享受着，更准确地说是根本不享受，某种类似于名望的东西。他是报纸上昙花一现的奇迹；他甚至成为周末评论的一个常见的争论话题；他的业绩在所有俱乐部和客厅中被热切而不正确地讲述，在美国尤其如此。尽管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看来，这些谈论似乎既不恰当，而且事实上也不可信，可他作为一个侦探的冒险生活甚至成为刊登在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的主题。

足够奇怪的是，这一移动的光束居然在他众多的居住地中最偏僻，至少是最遥远的地方投射到了他身上。他曾以某种介于传教士和教区教士之间的身份被派往南美洲北海岸的一个地区去主持宗教工作，在那里，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行政区仍藕断丝连地依附于欧洲政权，有的则在门罗^①总统的巨大影响下，不断扬言说要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里的人口是带粉红斑点的红色人种、棕色人种；也就是说，他们是西班牙裔美洲人，而且很大部分是西班牙裔美洲印第安人，但北部的美洲人——英国人、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的渗透在显著增加。麻烦似乎开始于这样一件事：这些来访者中的一位，最近刚刚登陆，由于丢了一个包裹而大动肝火，他靠近了映入自己眼帘的第一幢建筑——它正巧是传教团总部及其附属教堂，在它前面有一条长走廊和一长排树桩，树桩上缠绕着经过修整的七扭八歪的黑色葡萄藤，葡萄藤的方形叶子被秋天染成了红色。在它们后面，许多人也排成一排坐在那里，几乎像树桩一样僵硬，颜色也有点

^① 门罗 (1758—1831)，美国第五任总统 (1817—1825)，在任期间提出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儿像葡萄藤。因为尽管他们的宽边帽像他们一眨不眨的眼睛一样黑，可他们中许多人的皮肤也许是用大西洋彼岸的森林中的黑红色木材制作而成。许多人抽着长而细的黑雪茄；在那群人中的所有成员中，雪茄烟的烟雾几乎是唯一活动的东西。那位来访者可能会将他们描述成当地人，尽管其中一些人非常为自己的西班牙血统自豪。但他不是那种能把西班牙人与红种印第安人区分得一清二楚的人，一旦他认定他们是当地人，就很想将他们赶离那个地方。

他是个从堪萨斯城来的报社记者，体形消瘦，发色浅淡，长着个被梅瑞狄斯^①称为冒险鼻的鼻子，你几乎会以为，它可以靠嗅觉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可以像食蚁兽的长鼻子一样动起来。他名叫斯奈思，他的父母经过一番模糊不清的沉思后，把他叫作扫罗，他感觉颇准地认为应当尽量掩盖这一事实。其实，他最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称自己为保罗，尽管其中的原因与对那位非犹太人的使徒产生影响的原因绝非一致^②。相反，到目前为止，在他对这类事情的采访中，“扫罗”这个迫害者的名字对他来说倒是更为恰当，因为他带着那种传统的轻蔑来看待有组织的宗教，这种轻蔑做派更易从英格索尔^③而非伏尔泰^④那里学来。这并非是他性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他碰巧将它展现给了宗教团总部和走廊前的那群人。他们毫不羞愧的无所事事和恬淡心性点燃了他自身的效率之火，当他的初次发问无法得到专门的回答时，他便开始了自言自语。

他戴顶巴拿马草帽，衣着煞是整齐，手里紧紧攥着手提包，站在走廊外炽热的阳光下，显得簇新得扎眼，就这样，他开始对凉荫里的那些人大喊大叫起来。他开始大声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是懒惰的和肮脏的，像野兽似的无知，比那些灭绝的野兽还不如，说不定这个问题应该提前涮涮他们的脑子。在他看来，正是神父们的有害影响使得他们变

① 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

② 根据《圣经》，犹太人扫罗曾参与迫害基督教徒，信奉基督后改名保罗，并成为向非犹太人传教的基督教使徒。

③ 英格索尔（1838—1899），美国政治家、演说家，共和党人，批判基督教《圣经》，普及人文主义哲学和科学唯物理论，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

④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信奉经验论。

得如此贫穷悲惨，如此压抑无助，以至于他们只好坐在阴凉处抽烟，无所事事。

“你们必定都是些软柿子，”他说，“被这些自命不凡的偶像随意地捏来捏去，因为他们戴着主教的法冠、教皇的三重冕，穿着金色法衣和其他最考究的衣服，随心所欲地四处游逛，高高在上地俯视众生，把人人都当垃圾看待——你们像哑剧中的孩子似的被那些冠冕、天篷和圣伞所蒙蔽，只因为一个华而不实、老态龙钟、鬼话连篇的大祭司看上去一副大地之主的模样。你们呢？你们看上去像什么，你们这些笨蛋？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正在倒退回野蛮时代，不会读，不会写，而且——”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鬼话连篇的大祭司不顾体面地急忙从宗教团总部的大门中走了出来，看着一点儿也不像个大地之主，倒像紧系在有点儿像个人的模样的短靠枕上的二手黑布捆。他没有戴他的三重冕，尽管据说他有那么一顶，而是戴了顶破旧的宽檐帽，与那些西班牙裔印第安人的帽子大同小异，而且它还别别扭扭地扣在他的后脑勺上。他似乎正打算对那些一动不动的当地人开口说话，却一眼看见了那个陌生人，于是赶紧说道：

“哦，我能帮你吗？你想进来吗？”

保罗·斯奈思先生进得门来，这成为这位记者在许多方面显著增加的见闻的开端。大概他的记者本能盖过了他的偏见，正如这种情况其实在一位聪明的记者身上时有发生的那样，他问了许多问题，问题的答案令他兴趣盎然，又惊讶不已。他发现，那些印第安人能读会写，原因很简单：这位神父教过他们，只是由于对更直接交流的自然偏好，他们能不读不写就不读不写。他听说，这些成群结队地坐在走廊上，连头发丝都不动一下的奇怪的人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有可能非常勤劳，特别是那些身上流动着不止一半西班牙血液的人；他更为震惊地听说，他们全都拥有真正属于他们本人的小块土地。这一点在当地人看来是十分自然的，是不可动摇的传统；但在这个问题上，那位神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扮演这个角色，他动用了可能是他最初也是最后的政治能力，如果这是当地仅有的政治的话。

最近一段时间，一股在属于拉丁文化圈的国家中阶段性爆发的无神论乃至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主义风潮席卷了这一地区，这种风潮一般始于一种秘密社团，通常止于一场内战，很少有其他结局。那个反对偶像崇拜的政党的当地领袖是个名叫阿尔瓦雷茨的人，他是个特立独行的葡萄牙籍冒险家，但正如他的敌人所说，他有一部分黑人血统，他是所有初创的秘密社团地方分会的首脑，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即使是无神论也要披上某种神秘的外衣。站在更保守一方的领袖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人，名叫门多萨，富得流油，拥有许多工厂，十分令人尊敬，但并不十分激进。众所周知，法律和秩序的运动如果不采取一种更受大众欢迎的政策，以保护农民土地安全的形式出现，它就会彻底失败；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那个小小的宗教团总部的布朗神父。

就在布朗神父与记者交谈的当口，门多萨，即那位保守派领袖，走了进来。他是个矮胖结实、皮肤黝黑的人，脑袋光秃秃的，像只梨子，身材圆滚滚的，也像只梨子。他抽着支气味浓烈的雪茄烟，但当他出现在神父面前时，他颇有点儿戏剧化地将雪茄烟扔掉了，就像他进教堂时一样；他向布朗神父鞠了一躬，身体弯曲的程度对他这样一个肥胖的绅士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在社交仪态方面总是极其严肃，尤其是面对宗教机构的成员时。他是那种比神职人员更像神职人员的外行。他的这种举动令布朗神父很是尴尬，特别是在它出现在私人生活中时。

“我认为我是个反对教权主义者，”布朗神父带着淡淡的微笑说，“但如果人们只把事情留给牧师去做，就不会有教权主义一半的立足之地了。”

“哎呀，门多萨先生，”记者喊道，新添了一丝活泼的神情，“我想我们以前见过面。去年你不是参加过在墨西哥举办的贸易大会吗？”

门多萨先生厚重的眼皮跳动了一下，显示出他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随后他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说：“我想起来了。”

“在那里，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做成了大买卖，”斯奈思意味深长地说，“我猜，对你来说也同样收获颇丰。”

“我一直非常走运。”门多萨谦虚地说。

“难道你不相信这样的话吗？”热情洋溢的斯奈思叫道，“好运总

是降临在那些知道何时抓住它的人身上。你抓住了好运，而且确凿无疑。但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的生意吧？”

“一点儿也没有。”另一个人说，“我常常有幸能来拜访教士，一起说说话。只是一起说说话。”

看起来似乎是，布朗神父与一位成功的甚至是著名的商人之间的这种熟悉关系使神父与那位讲求实际的斯奈思先生之间达成了和解。斯奈思先生感到（也许你可以这样猜想），这个宗教团总部新蒙上了一层令人尊敬的面纱，他打算将这个宗教存在的偶然活动当作一个很少能完全避开的小礼拜堂或长老会而忽略不计。他开始对神父的计划充满热情——至少是对其世俗的、社会的一面——并宣布自己时刻准备竭尽所能，积极促成其与整个世界的交流。就是在这个时刻，布朗神父开始发现，这位记者在充满同情之时比他在充满憎恨之时更令人头疼。

保罗·斯奈思先生开始大张旗鼓地向世界隆重推出布朗神父。他漂洋过海地向自己位于中西部的报纸发去对布朗神父的长篇大论、震耳欲聋的溢美之词，他拍下那位不幸神父的最普通的工作相片，将它们以大幅照片的形式在美国周日报纸上进行大幅的展示。他把布朗神父的话变成口号，持续不断地向世界提供来自南美洲的那位令人尊敬的神父的“消息”。任何接受能力没有美国民众那样强大的人都一定会对布朗神父充满厌倦。实际上，布朗神父接到大量慷慨热情的邀请函，请他到美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当他婉言谢绝时，报纸更是把他抬高到一种令人尊敬的奇迹般的地步来颂扬。有关他的一系列故事，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一样，在斯奈思先生的妙手安排下被策划出来，放在了这位主人公的面前，要求他的协助和鼓励。由于神父发现它们已变得骇人听闻，他只能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应该停止这种做法。这反过来倒成了斯奈思先生郑重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布朗神父是否应该像华生医生的那位主人公一样，越过一个悬崖，暂时消失一阵子。对于所有这些要求，神父都写信一一做了耐心的回复，说他同意暂时中断故事这种提法，并请求在它们重新开始之前，最好相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回信写得越来越短，当他写完最后一封信时，不由得轻轻叹息了一声。

不用说，布朗神父在北美奇怪的声名大噪自然会在南美的这个他本

打算像个流放者一样孤独生活的小边疆村落造成反响。这地方的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开始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闻名遐迩的人而深感自豪。那些漂洋过海热切要求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美国游客，纷纷在那个遥远的海岸登陆，强烈要求拜见布朗神父。以布朗神父的名字命名的火车载着这些旅客，经过长途跋涉，将一群又一群的人带去看他，仿佛他是块公共纪念碑。当地的那些积极活跃、野心勃勃的新兴商人和店主更是令他心烦意乱，他们永无休止地纠缠着他，要他试用他们的器具，并给他们写推荐信。即使拿不到推荐信，他们也会延长通信时间，以期收集他的签名。由于他是个老好人，所以他们从他身上得到了大量想得到的东西，在回复一位名叫埃克斯坦的法兰克福葡萄酒商人的要求时，他不假思索地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了几个字，事实证明，正是这件事成了他生活的可怕转折点。

埃克斯坦是个吹毛求疵的小个子男人，头发毛茸茸的，戴副夹鼻眼镜，他强烈要求神父不仅要试饮他的某种著名品牌的有益健康的波特葡萄酒，而且要在回信中让自己知道，他会在何时何地饮用它。神父对这一请求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因为他早就不再为那些愚蠢的广告而感到惊讶了。于是他潦草地写了几个字，就转到另外一件似乎稍微理智点的事情上去了。一张来自他的政敌阿尔瓦雷茨本人的便条再次打断了他，便条上要求他出席一个会议，希望在会上就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达成协议，还提出那晚在小镇城墙外的一家咖啡馆中与布朗神父见次面。对于这张便条，他也写了表示同意的回信，交给了那个等回信的面色红润、威风凛凛的信差。接下来，由于还剩下两个小时的时间，布朗神父坐了下来，试图完成一点儿他自己的日常事务。在时间快到的时候，他为自己倒了杯埃克斯坦先生著名的葡萄酒，神情幽默地瞥了一眼时钟，喝下酒，走出家门，进入夜色之中。

明亮的月光照耀在这个西班牙风格的小镇上，他就这样踏着月色来到了那个独特别致的入口处。那个入口处有个洛可可式拱门，门后的棕榈树在门周围形成了奇妙的边缘，使它看上去更像一出西班牙戏剧中的场景。一片长长的棕榈树叶子从拱门的另一侧垂挂下来，它的叶缘呈锯齿状，在月光的映衬下显得黑黢黢的，在穿过拱门时清晰可见，有点儿

像黑鳄鱼的颌骨。倘不是看到了另外一件引起他本能警觉的事情的话，这一幻觉并不会在他的脑海中逗留。周围一片死寂，安静得连丝风都没有，但他分明看见那悬垂的棕榈树叶在动。

他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是孤身一人。他已经将最后一片大多门窗紧闭的房屋抛在了身后，正走在两道绵长而空荡的围墙之间，围墙是用形状不一但被弄平的大石头砌成，上面间或会冒出一丛当地的奇特多刺的杂草——两墙一路平行，直通这个入口处。他在门外看不到咖啡馆的灯光，也许是离得太远的缘故。拱门下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一条相对较宽的铺着大石板的人行道，在月光下显得白茫茫的，偶尔会看到一棵弯曲而多刺的梨树。他感到一种强烈的邪恶气息，他感到一种奇怪的身体的压迫，但他没有想到要停下来。他的勇气虽说可嘉，但比较起他的好奇心来，也许尚不足为道。他的一生都是在一种对真相充满智慧的渴望的引领下度过的，即使有些真相根本微不足道。他时常打着适可而止的名义控制自己的好奇心，但它始终存在。他径直穿过通道，在通道的另一边，一个人像猴子似的从树冠上跳了出来，手持匕首向他扑来。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以惊人的速度沿墙而来，一根棍子在他的脑边挥舞旋转，虎虎生风，将匕首碰翻在地。布朗神父转过身，踉跄着跌入一堆东西中，但就在他跌倒时，他的圆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温和而极度好奇的神情。

此刻，在同一座小镇上还生活着另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他与保罗·斯奈思先生迥然不同。他名叫约翰·亚当斯·雷斯，是个电气工程师，受雇于门多萨，负责为这个老镇配备所有新的便利设施。相较于那位美国记者，他的形象极少出现在讽刺文学和国际化的闲言碎语中。不过，事实上，美国每一百万个属于雷斯这种道德类型的人中，才会有一个属于斯奈思这种道德类型的人。他在工作上出类拔萃，精益求精，但在其他各方面则显得十分单纯。他谋生之初是在一个西部乡村充当药剂师的助手，全凭努力工作和自身优点步步高升，但他始终将自己的家乡当作可居住的世界的自然中心。他从小就被搁在母亲膝头的家用《圣经》教育成了虔诚的基督教清教徒，或称纯粹的信仰福音主义者；在他有时间去信仰任何宗教之前，那仍是他的宗教。虽然他处在最新兴甚至是最疯狂的发明创造所带来的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光影之中，尽管他置身于各种

科学试验的最前沿和最顶端，像创造新的星星和太阳系的上帝一样，制造着光与声的奇迹，但他不曾有片刻的怀疑，“回家”这类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他的母亲、家用《圣经》，还有他村子奇特的道德规范。他赋予了自己的母亲一种严肃而高贵的神圣感，仿佛他一直是个轻佻的法国人似的。他十分肯定，信仰《圣经》的宗教真的是件正确的事，无论他在现代世界中走向何处，他都隐约地想念着它。你几乎无法期望他会同情天主教国家以外的宗教信仰；不过他与斯奈思先生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不喜欢主教的法冠和权杖，尽管不是以一种如此独断的方式。他没有门多萨先生那种当众鞠躬的爱好，也肯定不会受到无神论者阿尔瓦雷茨的共济会神秘主义的诱惑。也许所有那些夹杂着印第安红和西班牙黄的亚热带生活对他来说过于丰富多彩了。无论怎样，假如他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家乡，他绝非是在自吹自擂。他真的认为会有那么一个地方存在一种普普通通、毫不虚伪、触动人心的东西，他对它的尊重之情超出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这成了住在一个南美洲小镇的约翰·亚当斯·雷斯的道德态度，可一段时间以来，他在那里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感觉与他的所有偏见都截然相反，他对它又说不出所以然。因为事实真相是：在他的旅行途中遇到的唯一可以使他隐隐想起那些老木材堆、朴素的礼仪、母亲膝头的《圣经》等东西，是（出于某种难以说清的理由）布朗神父的圆脸和他那把笨头笨脑的黑雨伞。

他发现当那个普普通通的，甚至有些滑稽的黑色身影奔来忙去的时候，自己不知不觉地在观察它；他带着一种几乎病态的迷恋注视着它，仿佛它是个会行走的谜或矛盾体。在他事事憎恨的心境中，他发现了一种情不自禁地喜欢的事物，就好似他受到一些小鬼的可怕折磨，随后发现，那个魔鬼是个相当普通的人。

碰巧，当他在那个月色普照的夜晚从窗子里向外眺望时，他看到那个魔鬼从窗边经过，那个无法解释的清白无辜的魔鬼，戴着黑色宽檐帽，穿着黑色长袍，顺着街道慢吞吞地朝着那个入口处走去；他怀着一种连自己也无法明白的兴味看着它。他很想知道神父要去什么地方，到底在干些什么，在那个矮小的黑色身影离去好半天之后，他还注视着窗外洒满月光的街道。随后，他看到了另一件更引起他兴趣的事。又有两个他

认识的人路过他的窗子，如同穿越一个灯光璀璨的舞台。一道蓝莹莹的月光照射在小个子埃克斯坦，也就是那位卖酒商的身上，他的头发在他的脑袋上根根直立，形成巨大的一丛，月光在它周围形成了一圈光怪陆离的光晕。月光还勾勒出一个更高、更模糊的身影，他有着鹰一样的侧影，戴着顶样式古怪、头重脚轻的老式黑帽，这帽子似乎使他的整个轮廓显得更加奇异，就像是哑剧中的人物形象。雷斯指责自己竟纵容月光对自己的幻觉施展这样的鬼把戏，因为定睛一看，他认出了考尔德伦医生那黑色的西班牙式连鬓胡和眉目耸立的面庞。考尔德伦医生是镇上的知名医生，雷斯看到过他到门多萨家出诊。不过，这两个人交头接耳、窥视街道的样子中，有某种鬼鬼祟祟的东西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他一时冲动，顾不得戴上帽子，就飞身跃出了低矮的窗台，一路尾随他们而去。他看到他们消失在黑暗的拱门下，过了片刻，拱门那边传来一声可怕的叫喊，声音奇怪地大而尖利，雷斯浑身的血液一下子都凝固住了，因为那声音以一种他未曾听过的声调说明了某种显而易见的事情。

接下来是一阵奔跑的脚步声、更多的叫喊声，随后是一声含混的或愤怒或悲伤的咆哮，震得这地方的那些小塔楼和高高的棕榈树都摇晃起来。接下来是聚集起来的那帮乌合之众的一阵响动，仿佛他们正从入口处向后撤离。再后来，黑暗的拱门里回荡起一种新的声音，这一次他听得很清晰，里面带着不祥之感，因为有人从通道里大声喊道：

“布朗神父死了！”

他从不知道脑子里是什么轰然坍塌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某种他一直倚仗的东西突然倒下了，他只是向那个入口处跑去，正好迎面遇到自己的同胞，也就是那个记者斯奈思从黑暗的入口处出来，他的面色苍白，神经质地打着榧子。

“一点儿没错。”斯奈思说，神情中带着某种近似于尊敬的表情，“他走了。医生已经看过他，没希望了。当他进门时，一些该死的外国佬用棒子打了他——上帝才知道为什么。这是此地的重大损失。”

雷斯没有也许是无法做出回应，只是继续从拱门下向另一边跑去。那个小小的黑色身影躺在摔倒的地方，那里是一大片宽石板，间或点缀着一丛丛的荆棘；前景中有一个巨大的身影，他挥动着手臂做出各种手

势，主要因为他的这些手势，许多人被拦着不许上前。因为那里有许多人，他们在他手的指挥下，一会儿往这儿，一会儿往那儿，仿佛他是个魔术师似的。

阿尔瓦雷茨这位独裁者和政治煽动家身材高大，大摇大摆，衣着总是相当艳丽奢华，此刻他穿着件绿色制服，上面的银色刺绣像蛇一样爬遍了衣服的上下左右，他的脖子上缠绕着一条鲜艳的栗色缎带，上面悬挂着一枚勋章。他紧贴着头皮的卷发已经花白，与他的肤色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肤色在朋友眼里被称为橄榄色，在敌人眼里则被称为黑杂种色，看上去几乎是不折不扣的金黄色，仿佛是黄金铸就的面具似的。他浓眉大眼，显得很有力量，又不乏幽默感，只是此刻那张脸完全是一副悲伤而严峻的神情。他解释说，他一直在咖啡馆中等布朗神父，后来听到沙沙声和跌倒声，便跑了出来，结果发现了那具躺在石板上的尸体。

“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想什么，”他傲慢地看着四周说，“如果你们害怕我——你们确实如此——我要把话撂在这儿。我是个无神论者，对于那些不把我的话当真的人，我可没有上帝来祈求他保佑。但我以军人和男人所能得到的所有名誉起誓，我没有参与此事。如果我逮到了在这里干下此事的人，我会很高兴地将他们绞死在那棵树上。”

“我们当然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老门多萨呆板而严肃地说，他此时正站在自己那跌倒的副主教的尸体旁，“这个打击对我们来说太令人震惊了，我们目前还无法说出其他感受。我建议，如果我们将我朋友的尸体抬走，中断这个不寻常的会面，将会更体面也更恰当。我明白，”他面色凝重地对医生说，“此事不幸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没有可怀疑的。”考尔德伦医生说。

约翰·雷斯悲哀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心里只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他会思念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这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他听说，葬礼将在第二天举行，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场危机过去得越快越好，他们担心，暴乱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当斯奈思看到那排坐在走廊中的红种印第安人时，他们也许是一排用红木刻成的古代阿芝台克人的雕像；但当他们听到神父死去的消息时，他就再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确实，如果不是要对他们自己的宗教领袖的棺材表示直接的必要敬

意，从而立即阻止了他们的行动的话，他们肯定已经发起了革命，将共和国领袖处以私刑。那些理所当然会被处以私刑的真正刺客像是从人间蒸发掉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会知道，那个临死的人是否看见了他们的脸。他脸上最后的那种奇怪的吃惊表情也许是因为他认出了他们的脸。阿尔瓦雷茨激烈地一再重申，这事不是他干的，他还参加了葬礼，穿着他那身银色和绿色构成的华丽制服，带着虚张声势的威严表情，走在棺材后面。

在走廊后面有一段石头台阶，向上通往一个非常陡峭的绿色山坡，山坡上有一道仙人掌的藩篱护卫，人们登到这里后，棺材被吃力地抬到上面的地上，暂时安置在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十字架的脚下，十字架俯视着这条道路，守卫着这块神圣的土地。道路的下方人山人海，他们悲伤地数着自己的念珠——一群失去了父亲的孤儿。尽管所有这些表象都足以对他形成挑衅，阿尔瓦雷茨还是表现得非常克制，毕恭毕敬；如果其他人只让他独自一人待着——正如雷斯对自己说的——一切都会顺利的。

雷斯痛苦地对自己说，老门多萨看上去一直像个老傻瓜，现在则表现得像一个显而易见、彻头彻尾的老傻瓜。根据下层社会的普通风俗，棺材一直开着，死者的脸没有被遮住，这使所有那些淳朴的人的痛苦达到了极点。因为这与传统相一致，所以有必要进行，并无害处，但一些多管闲事的人在里面加上了法国自由思想者的风俗：在坟墓一侧发表演说。门多萨进行了一番演讲——一番相当冗长的演讲，它越是长，约翰·雷斯的精神和对这个相关的宗教仪式的情感就越是低落。一连串显然属于那些个最古老的圣徒的品质被一一罗列出来，拖泥带水，枯燥乏味，他完全是一个不知该如何住嘴的餐后演讲者的做派。这已经够糟的了，但门多萨还拥有无法言说的愚蠢，他开始责备甚至辱骂起自己的政治对手来。在三分钟时间里，他已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气氛，一种极其不同寻常的气氛。

“我们也许要认真问一问，”他傲慢地环顾着四周说，“我们也许要认真问一问，在那些疯狂地抛弃了他们父辈的信条的人中间，能否找到这样的美德。我们中无有神论者，无神论的领袖，不，有时甚至是无神论的统治者，就是在此时，我们发现了他们臭名昭著的哲学结出了像这样的罪恶的果实。如果我们问，是谁杀了这位圣徒，我们肯定会发